

巴马修道院

La chartreuse de parme

(法) 斯丹达尔

（法）斯丹达尔

巴马修道院

李霞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文景治主编—长春吉林大

学出版社 2004.12 ISBN7-5601-2869-6

I 外… II 文… III 外国名著—收藏 IV.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256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主 编：文景治

责任编辑：赵广宇

责任校对：赵广宇

出 版：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 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湖北省公安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601-2869-6/H·211

定 价：1480 元

上 卷

Gia mi fur dolci inviti a empir le carte
I luoghi ameni.

ARIOST, sat. IV.

第一章 一七九六年的米兰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波拿巴将军在一群年轻骑兵的簇拥下进入了米兰。这支军队旋风般地通过了洛迪桥，仿佛在告诉世人，经过漫长岁月的等待之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了。沉睡的意大利被唤醒了。法国人到来的前一星期，米兰人还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一群碰到奥匈帝国大军就会望风逃窜的乌合之众，至少每周三次向他们报道的这样。

在中世纪，共和主义的伦巴第人曾经表现得和法国人一样勇敢，最终，他们还是做了德皇的忠实臣民。每当富贵人家的小姐出阁时，在粉红塔夫绸的小手绢上印印十四行诗，就算是他们那儿的大事情了。而那位小姐呢，在这件人生大事以后的两三年，就有了一位男伴；有时由夫家选定的随侍骑士的大名还会在婚书上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这种柔弱的风习和法国军队突然降临所引起的深刻情绪比起来，可真是相差得太远了。旧风气被新风气取而代之。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那天，整个民族看到，他们以往所敬重的那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有时还是丑恶的。最后一团奥地利军队的撤离，标志着旧观念的崩溃。不顾性命的冒险成为一时的风尚。过了几个世纪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以后，他们得知，要想幸福和自由，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推倒了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塑像以后，他们重新又沐浴在阳光之下。过去的五十年来，也就是正当《百科全书》和伏尔泰在法国得势的年代里，僧侣们不断劝导着米兰的善良人民：读书识字或者学习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徒劳无益的，只要分厘不差地向本堂神父缴纳什一税，并且向他们交代哪怕是一小点罪过，就会在天堂里得到一个好位置。为了彻底柔化这个勇猛和富于理性的民族，奥地利还把免向奥军提供新兵的特权廉价售给了他们。

在一七九六年，米兰的军队由二十四名穿红色军服的无赖汉组成，他们协同四团服饰华丽的匈牙利掷弹兵镇守着城市。道德败坏到了极点，但热情极高。一切都得不厌其烦地向本堂神父交代，否则怕招来杀身之祸；除此以外，米兰的善良人民还受到君主政体带来的种种让人气恼的束缚。譬如说吧，那位住在米兰，代表他的当皇帝的侄子来统治的大公，忽然起了做小麦生意的发财念头。于是，在殿下的粮仓装满以

前，农民不得出售粮食。

有一个随着军队一同来到的、后来出了名的年轻画家，姓格罗，为人有点狂放，一七九六年五月，法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他在那家很大的塞尔维咖啡馆（当时很红的一家）里，听人说起这位肥胖异常的大公的所作所为，便拿起一张印在粗劣的黄纸上的冷饮价目表，在背面画上这位胖大公；还画了一个法国兵朝他肚子戳了一刺刀，流出来的不是血，却是数量惊人的麦子。我们所谓讽刺画或者漫画的那种东西，当时在这狡猾的专制统治下的国家里是没有人见过的。这张画被当成了一件不可多得的奇珍异宝，并且连夜制多份。

在同一天里，贴出了征收六百万军税的告示。法军虽然刚打了六次胜仗，征服了二十来个省份，但是却缺少鞋帽和衣裤。

幸福和欢乐像汹涌的潮水似的，随着衣衫褴褛的法国兵涌入了伦巴第，因此只有教士们和少数几个贵族才觉察到这笔六百万军税的沉重。况且又加上了许多沉重的军税压力。那些年轻的法国兵的欢歌笑语充满了大街小巷。他们都不到二十五岁，他们的统帅也只有二十七岁。他们这样欢笑，这样朝气蓬勃，这样无忧无虑，恰好给了僧侣们愤激的说教一个有趣的回答。半年以来，僧侣们一直在神圣的讲坛上说：法国人是恶魔，他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会砍掉所有人的头，因此每个团在进军时，队伍前面都会有一架断头台。

在乡村，可以看见年轻的法国兵在茅檐下哄逗主妇的婴儿。每天夜晚，就会有琴声和鼓声回荡在夜空中。四组舞太艰深，太复杂了，连士兵们自己也不太熟练，所以他们没法教当地的妇女们，倒是她们来指点这些法国小伙子跳“蒙费利诺”、“莎特莱罗”以及其他的意大利舞。

军官们尽可能给安排到有钱人家去住，他们也的确需要好好调养休息一下。譬如说，有个叫罗贝的中尉，就领到一张住宿券，到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府里去住。这位新征入伍的、相当机灵的年轻军官跨进府邸时，他的全部家当也只有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那是不久以前他在皮亚琴察领到的。冲过洛迪桥以后，他从一个被炮弹打死的、英俊的奥地利军官身上剥下一条崭新漂亮的黄土布长裤，再没有比这条裤子来得更是时候了。他的军官肩章是羊毛的，他的军上衣是用破碎的料子和袖子勉强用针线连在一起制成的。不过，还有更惨的呢：他那双皮鞋的鞋底也是在战场上，用拾来的帽子裁成的。这两只胡乱凑合的鞋底用非常显眼的绳子绑在鞋子上，因此当府里的总管来到罗贝中尉屋里，请他去和侯爵夫人一同用晚饭的时候，他真有点不知所措了。好在离这顿要命的晚餐还有两个钟头，他的勤务兵和他设法把军装补了又补，

还用墨水把皮鞋上的倒霉绳子染黑。最后，那个可怕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不安过，”罗贝中尉告诉我，“那些贵妇人怕见我，而实际上我比她们哆嗦得还要厉害呢。我看着我的鞋子，真不知道怎样走才显得文雅大方。台尔·唐戈侯爵夫人，”他接着说，“当时美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您是见过她的，噢！那双眼睛是多么迷人哪！并且散发出天使般的光芒；漂亮的头发是深金黄色的，把一张迷人的鹅蛋脸衬托得千娇百媚。我住的那间屋里有一幅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希罗底》，简直就可以说是她的肖像。说真的，我被这种天仙似的美貌迷住了，把自己的打扮完全忘了。两年来，我在热那亚一带的山区里，看来看去，只是些丑陋、悲惨的景象。我鼓起勇气，跟她说了几句话，表示心头的喜悦。

“还好，我的恭维话说得恰到好处。在我斟酌词句的时候，我看见在这间到处都是大理石的饭厅里有十二个穿号衣的跟班与侍者，他们的打扮在我当时看来真可以说是豪华极了。您就想想吧，这群混蛋不但穿着挺好的皮鞋，而且还有银扣襟呢。我发现他们，一双双眼睛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军服，说不定还在望着我的鞋子，这真让我感到难堪。我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人全都吓住，可是怎么才能叫他们规规矩矩，而又不至于使两位贵妇人受惊呢？因为侯爵夫人，正如她后来告诉我的那样，为了给自己壮胆，把住在修道院里念书的小姑吉娜·台尔·唐戈接了回来。吉娜就是后来的那位迷人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在称心如意的时候，没有人能比她更快乐，更和气，处在逆境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比她更勇敢，更泰然。

“吉娜当时大约十三岁，不过看起来却像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又活泼，又直爽，这您是知道的。她见了我那一身打扮，生怕自己一下子笑出来，竟不敢动嘴吃东西了。侯爵夫人却正好相反，她不断用客套话来敷衍我。她从我眼睛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我的不耐烦。总而言之，我是一脸的尴尬相；我在默默地忍受别人对我的轻蔑，在法国，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终于，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跟两位贵妇人谈起自己经历的困苦，谈起两年来那些愚蠢的老将军把我们留在热那亚山区中所过的苦日子。我告诉她们，我们在那里领到的是当地不通用的指券和每天三两面包。我谈了还不到两分钟，善良的侯爵夫人眼里就含着泪水，但吉娜却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说？中尉先生，吉娜对我说，三两面包！”

“是的，小姐。可是每个星期还要拖欠，而且我们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比我们还要苦，我们经常把面包分点给他们。”

“离开饭桌的时候，我让侯爵夫人挽着我的胳膊，一直把她送到客厅门口，然后又急忙赶回来，把仅有的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赏给伺候我吃饭的仆人，而对这个埃居的用途我曾经抱过多少幻想啊。

“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罗贝继续说，“事实证明，法国人并没有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台尔·唐戈侯爵于是从科摩湖边他的格里昂塔城堡里回来了；法军到来的时候，他撇下了年轻貌美的妻子和妹妹，把她们的生命托付给了不可知的上苍。这位侯爵对我们的仇恨和他对我们的恐惧程度，是无法用尺度来衡量的。那张苍白、虔诚的肥脸看上去真是好笑。他回到米兰的第二天，我从六百万的军税中分配到三奥纳呢料和两百法郎。这一下我又神气了起来，我成了两位贵妇人的忠实的舞伴”

罗贝中尉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法国人的经历。人们非但不嘲笑这些正直的兵士的贫困，反而同情他们，喜爱他们。

在以后短短两年里，意大利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那种程度，以至于我无法加以解释，除非是借助于下面这个根据历史考察得来的深刻的见解：“这个民族已经苦闷了一百年。”

南方国家原来不把寻欢作乐当作一回事，过去在维斯康蒂家族和斯佛尔查家族那些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宫廷里，这种风气是十分流行的。可是自从一六二四年西班牙人征服米兰公国以后，在那批阴沉、多疑、傲慢而又经常担心有人谋反的主人统治之下，欢乐也就销声匿迹了。老百姓染上了统治者的习惯，受到一点极小的侮辱就想用匕首去报复，往日的欢乐也被代替了。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国人进入米兰，一七九九年四月他们在卡萨诺战役以后被赶出去，在那一段期间，阴郁的心情一扫而光，达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年老的百万富翁、年老的高利贷者和年老的公证人为例，他们也暂时地忘掉了发愁，忘掉了赚钱。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贵族，看不惯这种风气，赌气般地退隐到乡间别墅里。事实上，在摊派为法军征收的军税时，这些富贵人家也总是倒霉地摊到大份儿。

保守的台尔·唐戈侯爵是这批人中头一个回到他那雄伟的格里昂塔城堡中的一员，女眷们也曾经领着罗贝中尉到过城堡。这座城堡所处的位置大概在上世是独一无二的了，它矗立在美丽无比的科摩湖畔的一片一百五十尺高的高地上，俯瞰着大部分的湖面，曾经是古代的一个要塞。从堡内各处刻着纹章的大理石上可以考证出，它是台尔·唐戈家族在十五世纪建造起来的，它的四周有很深的堑壕与沉重的吊桥。

城壕里虽然已经没有一点水，但是仗着八十尺高六尺厚的围墙，城堡是挡得住一次突然袭击的，也正是由于这原因，生性多疑的侯爵把它当成了宝贝。周围有着二三十个忠诚的奴仆，他就不至于像在米兰那样提心吊胆；他认为这些奴仆对他忠诚，是因为他除了骂他们，就从来不开口和他们说话。

他的恐惧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在离格里昂塔三法里的瑞士边境上，有奥地利派来的一个间谍；他积极地和这个间谍相互配合，帮助战俘们潜逃。他担心这件事很可能引起了法国将军们的重视。

侯爵把年轻的妻子留在米兰，处理家务，负责筹划摊派到 casa del Dongo(当地的称法)的军税。她想设法把税额降低，因此只得去拜访一些担任了公职的贵族，甚至还得拜访几个很有势力的非贵族人士。恰巧在这时，这个家庭的一件大事引起了轰动。侯爵已经在安排年轻的妹妹吉娜的婚事，对方是一个非常富有、门第又极为高贵的人物。但是每次吉娜看见他扑粉的头发，都不禁要哈哈大笑。不久以后，她就干下了嫁给彼埃特拉内拉伯爵这件傻事。其实伯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流人，长得挺不错，但是家境却一代比一代败落，而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他是一个新思想的热烈拥护者。彼埃特拉内拉在意大利军团里当少尉；这就更叫侯爵失望了。

在这两年快乐的日子即将结束的时候，热日中的巴黎督政府越发出君主的面目，对一切先进的事物都表现出了本能的憎恶。督政府派到驻意大利的军队中来的那些昏聩无能的将军，在维罗纳一带的平原上只能留下一连串的败迹，而正是在这些平原上，两年前曾经出现过阿尔科和洛那托的奇迹。奥地利的军队又卷土重来。当了营长并且在卡萨诺战役中负伤的罗贝中尉，最后一次来到他的朋友台尔·唐戈侯爵夫人家里寄宿。离别是悲伤的。罗贝和随法军撤退到诺维去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一同动身，年轻的伯爵夫人也坐上一辆大车跟着军队走了。她的哥哥剥夺了她应得的那份财产。

一切又都恢复到了一七九六年前的老样子，米兰人称它为 *itredici mesi*(十三月)，让人庆幸的是，这次愚蠢势力的重新抬头，到玛伦哥战役就结束了，前后只有十三个月。那班老朽、伪善、阴沉的人物又都出来主持各项事务，重新掌握社会的领导权。不久以后，那些始终忠于正统观念的人就在各处村子里宣告，在埃及，马木路克骑兵把可恶的拿破仑已经绞死了。

那些避到自己的庄园去赌气的人，渴望着报复，现在都回来了。在他们当中，台尔·唐戈侯爵是他们的首领。他那激烈的态度自然而然地

替他在这派人物中取得了首脑地位。这群老爷在无所畏惧的时候倒是挺正派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惊魂未定，所以费尽心计地唆使奥地利将军，居然使得这位相当善良的人相信严酷是代替安宁的顶好的政策，下令逮捕了一百五十名爱国者，而他们都是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人物。

这些爱国志士被投入到那潮湿、黑暗的地牢，同时还伴随着饥饿。他们认为这些坏蛋应受到这种惩罚。

台尔·唐戈侯爵得到了显赫的官职。他把可耻的贪婪也算作他的许多美德之一，因此，常常公开地吹嘘自己连一个埃居也不寄给他妹妹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仍旧陷在疯狂的爱情中，她不愿意离开她的丈夫，即使在法国没有面包的时候也不后悔。善良的侯爵夫人一筹莫展，最后从她的首饰匣里悄悄拿了几粒小钻石。这个首饰匣她丈夫每天晚上都要收去，锁在他床底下的一只铁箱里。侯爵夫人给她丈夫带来了八十万法郎的陪嫁，然而，每月只能从丈夫那儿领到八十法郎的零花钱。在法军退出米兰的十三个月里，这样一位胆小的女人竟想出种种借口，始终没有脱下过黑衣服。

必须承认，仿照许多严肃的作家的笔法，我们的主人公的故事都是从他出世的前一年开始的。这个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法布利斯·瓦尔赛拉，照米兰人的称呼法是台尔·唐戈 marchesino。他出生时正好赶上法国人的撤离。命中注定，做了台尔·唐戈侯爵的第二个儿子。至于台尔·唐戈侯爵，这位如此显赫的大贵族，读者已经熟悉他那苍白的肥脸、虚伪的笑容和满脑子充满对新思想的无限仇恨。全部祖产的继承人是长子阿斯卡涅·台尔·唐戈，他和他的父亲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在他八岁，法布利斯两岁的那年，一切门第高贵的人都以为早已被绞死的波拿巴将军，像闪电般地突破了圣贝那德山口进入了米兰。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像威苏感火山爆发，整个意大利民族沸腾了起来。没有几天，拿破仑在玛伦哥战役中获胜。以后的事就不用再说了。米兰人的狂热达到了顶点，不过这一次却掺杂着报复思想，因为这个善良的民族已经被教会了憎恨。不久，那些流放到卡塔罗湾的幸存的爱国者回来了。人们又一次举国欢庆，庆贺他们的归来。他们苍白的脸色、惊恐的大眼睛和枯瘦的肢体，与那四面八方爆发出来的欢乐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的到达成了那些嫌疑最大的人家出走的信号。最先逃到格里昂塔城堡去的人中间有台尔·唐戈侯爵。这些显贵人家的家长满怀仇恨和恐惧，但是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却想起了第一次法军驻留期间的欢乐，她们因不能到米兰去参加那些在玛伦哥战役之后立即在 Casa Tanzi 举办的、非常愉快的舞会而感到惋惜。在战役结束几天后，负责维持伦巴第

治安的法国将军发现，很多村妇村夫，非不再把一天内连克十三座要塞，改变了意大利命运的玛伦哥战役的惊人的胜利之师放在心上，反而想着布里西亚的第一位主保圣人圣乔维塔的预言：玛伦哥战役后十三个星期拿破仑的吉星将陨落。台尔·唐戈侯爵和所有赌气避在乡下的贵族都确实兴奋了几天，要是替他们找点理由辩解的话，那就应该说，他们倒是真心相信，并非开玩笑。这些人一生恐怕连一本书都没有读完，他们公开地准备十三个星期后就回米兰。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法国那一方面却获得了许多新成就。拿破仑回到巴黎，正如他在玛伦哥战役中从外敌手里挽救革命一样，用贤明的法令又在国内挽救了革命。躲在自己城堡里的伦巴第贵族们忽然发觉，他们当初误解了布里西亚的主保圣人的预言：应该是十三个月，而不是十三个星期。十三个月又过去了，法国依然蒸蒸日上，没有一点衰败的迹象。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它却使法国人难以忘怀。这十年的头几年法布利斯是在格里昂塔城堡度过的，他和村里的农家孩子在一起，使过不少拳头，也挨过不少拳头，他什么也没有学，甚至连字也没有认。后来，他被送到米兰，进了耶稣会的学校。他的父亲，侯爵，坚决要求在教他拉丁文的时候，不要让他多看有共和政体思想的文章，而要教他念一本富丽堂皇的书，其中插有一百多幅版画，都是十七世纪艺术家的杰作。这本书就是巴马总主教法布利斯·台尔·唐戈在一六五〇年刊印的台尔·唐戈侯爵瓦尔赛拉家族的拉丁文家谱。瓦尔赛拉家族是靠武功发迹的，那些版画描绘着许多战争场面，每一幅都画着本族的一位英雄举剑猛刺。小法布利斯非常喜欢这本书。他的母亲非常想念他，不时得到许可到米兰来看他；然而旅行的费用，她丈夫是从来不给她的，而总是她那小姑子，可爱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借给她。法国军队回来以后，伯爵夫人已经成为意大利总督欧歌纳亲王宫廷里最显赫的贵妇人之一。

她在法布利斯第一次领了圣体以后，得到一直过着自愿的流亡生活的侯爵许可之后，便把孩子经常接回家中。她发现他是个与众不同、聪明伶俐、十分庄重，却又面貌漂亮的孩子，放在一位上流社会的女人的客厅里，是令人高兴的事。其它方面，他却极其无知，不过才会写字而已。伯爵夫人在什么事上都表现出她那热情的性格，她答应保护学校的校长，只要她的侄子法布利斯有显著的进步，并能拿到年终奖。为了教育她的侄子，她每星期六晚上都派人去接他，往往要到星期三四才把他送还给他的老师们。那些耶稣会会士虽然受到总督欧歌纳亲王的爱护，然而他们也深知：根据王国的法律是不准在意大利立足的。学校

校长为人极为聪明，他知道跟一个在宫廷里举足轻重的女人交往，可以意味着什么。他才不会去关注法布利斯缺课的事呢。到了年终，比以往更加无知的法布利斯得到了五个大奖。于是，雍容华贵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由当了近卫师师长的丈夫和五六位总督宫廷里最重要的人物陪着，到耶稣会学校来参加发奖典礼。上级对校长的表现非常满意。

盛大的宴会是和蔼可亲的欧歌纳亲王极其短促的统治时期的特色，每次宴会，伯爵夫人都带着她侄子去参加。她凭着自己的权势，使十二岁的法布利斯当上了骠骑兵军官，穿上光彩照人的军服之后，伯爵夫人看见他丰采动人，十分喜欢，于是有一天请求亲王赏他一个少年侍从的职位，这意味着台尔·唐戈家族的归顺，这种唐突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她又不得不来求总督无论如何也要看在她的面上忘掉这项请求；这引起了侯爵的断然拒绝。这件荒唐事引起了侯爵的警觉，后来他找了一个借口，把小法布利斯叫回格里昂塔。伯爵夫人极端看不起她的哥哥。她认为他是个愁眉苦脸的蠢人，一旦掌权又会变得凶残无比。但是她实在喜欢法布利斯，在十年不通书信以后，居然写了一封信给侯爵，向他讨还她的侄子。她的信如石沉大海。

粗大条石建造的阴森的城堡给人以厚重坚固的感觉，体现祖上好战的遗风。彼埃特拉内拉伯爵也像他妻子一样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常常让他骑马，带着他去参加检阅。

但他想到了母亲和姐姐们对自己的抚爱，于是法布利斯流着眼泪离开了姑母华丽的客厅。侯爵和他的长子阿斯卡涅小侯爵在书房里，关着门写那些有幸被送往维也纳的密码信。除了吃饭，他们父子俩难得见一次面。侯爵常常装模作样地说，他在教他的当然继承人用复式簿记记下各处领地的收入。其实，侯爵死攥着自己的权力不放，对继承财产问题尤为敏感，从来无人知道他的心思。他是在叫他把长达十五页到二十页的情报翻成密码，每星期两次或者三次派人送往瑞士，再由瑞士转送维也纳。侯爵认为他是在把意大利王国的内部情况报告给他的正统君主，其实他自己对这些也是一无所知的。不过他的那些信却总是获得极大的成功。原因是这样的：侯爵在公路上派了可靠的密探，遇到法国或意大利军队调防，就计算兵员的数目，然后在报告维也纳宫廷的时候，他总是仔细地把人数足足减去四分之一。这种作法固然显得滑稽可笑，但却起了驳倒其他比较真实可靠的情报的作用，而且又得到了君主的赏识。在法布利斯来到城堡前不久，他又得到了佩在他侍从官的官服上的第五枚勋章。他不能将此炫耀于大庭广众之下，这的

确使他感到懊恼,但是在口授情报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挂着全部勋章的绣花礼服穿上,否则他就觉得是大大的不敬。

侯爵夫人看到儿子长得那么俊秀,感到非常高兴。她每年照例要写两三封信给当了将军的A**伯爵,这是罗贝中尉现在的称号。侯爵夫人绝不愿意向她心爱的人说谎。她考问过儿子,他的无知使她大吃一惊。

“如果连像我这样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都觉着他的学问有限,”她对自己说,“那么,那样博学的罗贝一定会认为他是个白痴。可是在现实生活之中总得有一技之长才行啊。”法布利斯还有一个特征几乎使她同样感到震惊,那就是他对宗教信仰的狂热,她自己虽然也十分虔诚,但她儿子比她更甚。“侯爵如果懂得利用这种可以左右人的办法,一定会夺走自己对儿子的爱。”她对此流了不少的眼泪。

在这座有着三四十个仆从的城堡里,生活非常沉闷;因此,法布利斯只好在外面闲逛,不是打猎,就是在湖上荡舟。他很快就跟车夫和马夫混得很熟。这些人都是法国人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公开嘲笑那些服侍侯爵和他的长子的、忠心的亲随。也在头上扑粉,还神气活现地模仿他们的主子。

第二章

……太白初现，暮色苍茫，
我向往未来，凝视着穹苍，
天主用并不深奥难解的符号，
写下了众生的命运和前程。
因为他位于高空，垂顾世人，
有时也会慈悲心动，指点迷津。
那满天星斗就是他的文字，
吉凶祸福，早已向我们预示，
可叹茫茫世人参不透红尘和生死，
辜负了这种天书，对它孰视无睹。

龙沙

侯爵毫不加以掩饰他对知识的刻骨仇恨。他常常恶狠狠地诅咒：“毁掉意大利的，就是思想。”他一方面对传授知识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希望看见他儿子法布里斯能够完成在耶稣会学校里有了辉煌开端的教育，所以是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委托格里昂塔的本堂神父，善良的布拉奈斯，教法布里斯继续学拉丁文。这自然要神父本人通晓这种文字才行啊，偏偏他一向就轻视它。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仅限于背诵弥撒经里的祈祷文，勉强强能够把意思解释给教友们听。但是人们依旧非常尊重他，有些时候用畏惧这个词也不过分。他一直在说，布里西亚的主保圣人圣乔维塔的那句家喻户晓的预言，绝不会在十三个星期之内，也不会在这十个月之内应验。和知己朋友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会说，如果准他直言的话，十三，这个数字是指一八一三年，而不会像人们传说的十三个星期或十个月。

事实是，布拉奈斯神父，这位诚实和德行具有古风，而且才智很高的人物，每天夜里的时间都是在钟楼上度过的。他酷爱占星术。白天，他伏案计算星辰的运行和交汇，当夜晚来临之际，他又用自己那架可怜的，用纸筒做成的望远镜观测浩瀚无垠的夜空。由于贫穷，他除了一架硬纸做的长筒望远镜以外，什么仪器也没有。一个人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探索帝国的崩溃和改变世界面貌的革命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上，我们就不难

想象他对于学习语言会抱着怎样轻蔑的态度了。他对法布利斯说，“自从人家教给我在拉丁文里马叫 equus 之后，我并没有多懂些什么？”

农民们害怕布拉奈斯神父，把他当作神通广大的魔法师看待。而他呢，却充分利用自己经常待在钟楼上所引起的这种恐惧心理，来防止他们偷盗。他的同行们，周围一带的那些本堂神父，非常嫉妒他的威望，都恨他。台尔·唐戈侯爵只是瞧不起他，因为他太爱发议论，不符合他这样卑微的身份。法布利斯崇拜他，为了讨他喜欢，有时整个晚上替他做很多位数的加法或乘法。后来，法布利斯上了钟楼，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布拉奈斯神父还从来没有让任何人上去过呢。然而他爱这孩子的天真无邪。“只要你做人诚实，将来也许会成为一男子汉。”神父慈爱地望着孩子天真的脸庞。

法布利斯在与伙伴们玩耍的时候，表现的既大胆而又狂热，每年总有那么两三次差点儿淹死在湖里。格里昂塔和卡代纳比亚的乡下孩子每一次远征都是由他领头。这帮孩子弄到几把小钥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悄悄地去开锁，解开那些把船系在大石头或者岸边树上的铁链子。应该说明一下，科摩湖上的渔夫们在离岸很远的湖水里下着许多无人照管的鱼钩，钓丝上端拴着一块衬了一层软木的木板，木板上插着一根柔软的榛树枝，吊着一个小铃铛，上了钩的鱼儿一牵动钓丝，清脆的铃声就会响起来。

在法布利斯指挥下的这种夜间远征，主要目的就是在渔夫们还没有听到铃声以前去观察那些钓钩。暴风雨来临，大大刺激了这群孩子，在天亮之前动身，一旦上了船，这伙孩子就真以为是置身在绝大的危险之中了，这是他们行动的美好动人的一面。他们像父辈们一样，虔诚地念一遍《圣母经》。不过，往往在刚念完《圣母经》，准备出发的时候，法布利斯会突然得到一个预兆。这是他从他的朋友布拉奈斯神父的占星术研究中学来的东西，至于神父的那些预言，他是根本不相信的。按照他那少年人的幻想，这预兆的确向他预示了成功或者失败。在这群少年中他的果断使他在同龄人中显的很成熟，于是这帮孩子也渐渐养成相信预兆的习惯。例如，上船的时候，要是见到岸上有个教士，或是看见一只乌鸦从左边飞过去，他们就会赶紧把船链重新锁上，分头回家去睡觉。因此，布拉奈斯神父虽然没有把他相当艰深的学问传授给法布利斯，但在这种环境熏陶之下，却已经感染了他，使他对那些能够预示未来的先知先觉充满了信心。

侯爵心里明白，一旦密码通讯出了事，自己可能要落在妹妹的手心里；因此每年逢到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的命名日圣安琪拉节，法布

利斯都得到许可，到米兰去住上一个星期。在一年当中，就是在怀念这一个星期。在临动身之前，侯爵总给儿子四个埃居去完成这趟具有政治意义的旅行，他的妻子领着儿子去，他照例一个钱也不给她。不过，在出门的前一天，总有一个厨子、六个听差和一个车夫带着两匹马先动身到科摩去。在米兰，每天都有一辆马车和一桌供十二个人享用的晚餐听候侯爵夫人支配，钱却一分都不会掏的。

台尔·唐戈侯爵过的那种赌气的生活当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是却有个好处，凡是肯选择这种生活的人家都比以前越发富有了。侯爵每年有二十多万法郎的进项，支出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他是在期望里过日子的。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三年这十三年中，他一直坚定地相信，用不了半年，拿破仑就会下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一八一三年年初他听到别列金纳河上的惨败消息以后，有多么快活！巴黎的占领和拿破仑的下台，差点儿乐得他发了疯。此时此刻，他将所有压抑在心中的愤怒转化为恶毒的语言发泄在妻子和伯爵夫人身上。等待了十四年，他终于看见奥地利军队回到米兰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奥地利将军遵照维也纳的命令，以一种客气得近乎恭敬的态度接见了台尔·唐戈侯爵，还忙不迭地请他在政府里担任一个要职。他呢，就像收回一笔欠款似的接受下来。他的大儿子在帝国军队最气派的一个团里得到中尉的军阶。但是他的小儿子却坚决拒绝接受见习军官的职务。侯爵以罕见的傲慢态度享受着这个胜利，但这也不过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接着来的是丢人现眼的失意。他本来就没有处理政务的才干，而在自己的仆人、公证人和医生中间度过的这十四年乡居生活，以及迅速到来的衰老使他的脾气愈发的坏，更使他变成了一个完全无能的人。然而，在奥地利境内，要是没有才干去适应这古老帝国的拖沓、复杂、但又十分合理的行政机构，就没法保住一个重要的职位。台尔·唐戈侯爵的种种不称职的行为引起了下属的愤慨，甚至妨碍了公务的进行。奥地利的君主希望被征服的百姓沉浸在麻木状态中，而他的极端的君主主义言论却激怒了老百姓。有一天，他听说陛下竟然恩准他辞去行政职务的奏章，同时派他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王室副总管”。侯爵非常气愤，认为自己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虽然他是那么痛恨出版自由，却把自己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印了出来。最后，他又上书给皇帝，大骂那些大臣都是雅各宾党人。一切都办完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格里昂塔城堡。有一件事却给了他一点安慰。拿破仑下台后，米兰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派人在街上打死了前意大利王国的大臣、才能出众的普列纳伯爵。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冒着生命危险想救这位一连受了五个钟头折磨、被人